



高阳季氏创书院 展帙操觚信可美



记者 黄晓慧

《温岭丛书》甲集第十三册为《释妙明集季际时集季元春集林之松集林汉佳集周鉴集陈应辰集》，其中《季元春集》就是季元春所著的《定余小草》。

关于此书及作者，清《光绪太平续志》有介绍：

《定余小草》国朝季元春我亭著。元春小名忠发，字鸣庚，增贡生，居莞田，乾隆时人。若溪吴岱望跋云：我亭先生著述不下十多万言，今所见《定余小草》，古鼎出土，老梅著花，皆五旬后作也。又有乾隆丙申射阳李汝麟序。

在温岭，城西莞田、高洋村，温峤镇茅洋村高丘，松门东门，大溪田洋季村都有季氏分布。10月31日，记者动念去城西街道高洋村作“百村行”采访的目的之一，就是探访季氏宗谱。

因为2013年开始的高洋村城中村改造工作早已结束，高洋村已今非昔比，该村有高洋、东岸、淡水桥三个自然村，现村里改造后的建筑分为一区、二区、三区三个区域，有五层的通天式房屋和四层小康型住宅等房型。

在与市医疗中心仅一路之隔的一区，有一位住户告诉记者，她家人住还不到三年。

记者在中午饭点看到，一区北面的几排，尤其是北面第一排，各种餐饮店应运而生，有牛肉面、海鲜面、沙县小吃、缙云烧饼、快餐店等，光临这里就餐的，大多是到医疗中心看病、探望、陪护的人。



《树本堂家乘》



《花坞李氏宗谱》

消逝的东岸四合院

高洋村最东边的东岸自然村是三区，是李氏、陈氏聚居地，在城中村改造前，记者因为认识东岸李氏的李智初中药师，曾经走进这里，他住的那幢比较完整的四合院建筑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。2016年1月，在东岸拆迁前，本报记者潘国志还专门采写了《整村搬迁，搬不走四合院满满的回忆》长文。当时，他采访了在四合院中长大的时年92岁的李尊俭老人，李尊俭介绍道：进门便是台门，两侧都有雕花，是司马第和观察第，有功名的人才可以在此下拜，门栏两边各有石凳，也是有功名的人才能坐的，这里也是四合院的一进再往里走，便是二进、三进。二进之处有屏门，屏门过后是天井，天井两侧是两处横楼，而上间则是公用之处。报道称：这座四合院坐东朝西，承载了太多高洋人的记忆，也延续了李家数百年的血脉。

因为李智初先生已去世，记者根据一村民介绍去找已近百岁的李尊俭老人，却得知他在泽国住院，不方便接受采访。好在当天下午，记者在一区采访到了原住东岸的退休校长李云清先生，借阅了《花坞李氏宗谱》，并了解了一点东岸李氏的历史。

花坞，就是坞根的别称，花坞李氏后裔分布在温岭、玉环两市，有东里房、西里房（此两房在温岭坞根）、中岳房、白溪房、东岸房、路桥房、横坑房等房。民国廿三年（1934）重修过一次宗谱，1986年、2009年又重修了宗谱，2009年修谱时，李云清应邀作了谱序。

李云清所作谱序称：

我花坞李氏源自山西太原，北宋年间迁居台南赤城，传七世后再迁坞根矣，自此瓜瓞繁衍，人丁兴旺，蔚为盛族矣。又历数世，因生齿日繁，族人渐感花坞地域狭窄，难以发展，故乔迁莺寓者不一而足，有大透公迁白溪，世禄公徙东岸，存美、存厚公居中岳，存满、小贵、存威、存震、存霖公居路桥，存福公居楼下，存禄公居屯田，各立小宗以延本支，家族繁衍，族繁丁旺……

而《民国浙江通志稿》第四十册著述考中收录了《东岸李氏宗谱》，称是清·温岭□□□纂修。始迁祖允中（按：即显忠，《宋史》有传）为邵宏渊所构，谪官來台，再迁绍兴。

清太平县最后一个举人赵佩荏在《石芙蓉馆集》中有一文论东岸李氏始祖李允中与李显忠是否同一人相关问题。

历史上，东岸李氏比较富足，这从拆除后的四合院也可看出来。据李云清回忆，东岸这地方原来是四面环水的，过去人们相信风水之说，说不能造桥，就靠渡船出入。东岸人特意不在东岸造桥，而在邻近地方造桥，如高洋戴那边的一座桥，是东岸人造的，神童门山后桥也是东岸人造的。东岸人比较富裕，土改时，就评出了7个破落地主。而邻村现横峰街道高洋王村，过去有民谣：高洋戴，讨米老信载加载；高洋王，讨米老太双双对。高洋王村勉强评出的富农，都还不如东岸的中农富。

过去，东岸有四个台门，李智初住的地方是最后一个台门，而李云清原来住的最前面的一个台门叫白墙里，四周有刷白的围墙。

李勉斋卜筑仙化洞

《花坞李氏宗谱》收有赵佩荏撰写的《清封武德骑尉勉斋李老太翁家传》，称李勉斋自幼醇谨，一切纷华靡丽，不足以撷之。壮岁之后家已隆隆起，以孙乘鳌贵，赠封武德骑尉。因为他的孙子李乘鳌是武举人。

公又慷慨好施者，乡里公善之举，未尝不踊跃乐输也，亲故缓急之求，未尝不曳尾以应也。常岁时行郊野间，见贫窶之子，出怀中金予之，不问其姓名而去。又尝置地若干亩，为之家域，并陆续具义籍若干，其有丧无所贫不能敛者，曰是诚在我，其见义有为，盖馆其家时所耳闻而目见者。

李勉斋还与神童门仙化洞有点因缘，林树琪撰《仙化洞庆云宫募化落成记碑》载：相传乾隆间，东岸李公勉斋始卜筑于此，屋仅四楹，登临之顷，若有凭虚御风羽化登仙之乐，因名曰仙化。僧招通云游至此，与公一见，相契最深，后勉斋公谢世，招通亦徙居雁荡。风霜侵蚀，墙宇遂倾。黄岩王舟瑶撰《仙化洞记》则称：乾隆间，有李勉斋者于洞外结屋数椽以为游憩所。年代久远，风剥雨蚀，势已就圯。光绪庚子理鉴徒师至敬自雁荡来此，爱其幽胜，极意经营，展拓旧址，募筑宫观，未及数载，焕然一新，榜曰庆云宫。



高洋村

东岸小康型住宅

东岸李氏双节坊立神童门街

据旧志记载，神童门还曾有为东岸李氏李永兰妻陈氏、李永济继室金氏而立的一座双节坊，清《光绪太平续志》载：

李永兰妻陈氏，莘塘庄人。结缡五月而永兰死。视舍殓毕，潜投于河，遇救得生。舅姑多方劝慰，乃强进饘粥，寝柩侧者三年。与姊永济继室金氏妯娌甚睦，同居共织，彼此相依，并青年寡鹄，养亲抚子，备极艰辛。知县刘以“双节流徽”奖。咸丰年间，建坊神童门街东。

这里所说的“子”，即东岸李氏李厚斋，据叶燕云所撰《厚斋公赞》，厚斋名锡龄，字贵坤，厚斋其号也，少失怙，出嗣胞伯永兰公后，永兰公亦早逝，世母陈太恭人及生母金太恭人抚之成立。就是说，李贵坤的生父是李永济。而现在在神童门村的市级保护文物，据市文化馆叶艳莉考证，建造年代应是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），有点对不上。

冯芳曾馆东岸李氏

清代修梅吟社诗人冯芳曾在东岸李氏私馆教书，他在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写过两首《馆东岸李氏》：

记是花生孤，莞河放小轮。
出门作旅客，昨夜梦慈春。
如哭村蒿月，鸟啼岸柳春。
空增离别色，灯焰碧于磷。

愁向危楼倚，荒村落照中。
牛羊归牧浦，鸿鹄绝樊笼。
水绕秧田阔，山围鸟路通。
不情此桃李，但解笑春风。

高洋老大船，淡水桥草籽行贩

淡水桥自然村是蒋氏聚居地，高洋自然村则是高阳季氏的聚居地，有首《地名谣》称：

碗头山墙弄，芷胜庄卖粽。
新糕干坯，高洋老大船，合吞、范吞拉板灰。
琛山财主，起屋烧炭，螺屿“八碗”当饭……

这“高洋老大船”一句是什么意思？记者特意去询问了包括李云清在内的高洋村多位老人，据他们介绍，过去，高洋自然村摇船为生的人挺多的，就留下了这句话。还有一句是讲淡水桥自然村的：淡水桥，草籽行贩。所谓的草籽，就是春花作物黄花草（首蓿）的种子，淡水桥人过去有贩卖草籽的副业，据70多岁的一位村民说，那是很早的事，他也没见过草籽行贩。他记忆中，曾经，淡水桥人卖甘蔗苗还是挺出名的。

高阳季氏源于天台迁自莞田

记者之前搞不清楚，高洋的季氏与松门的季氏



高洋村一区

是否同源？这一回采访，访到了高阳（即高洋）季氏《树本堂家乘》，这是清代高阳季氏十八世后裔季会东编的，发现原来不是同一源（松门季氏一支从江苏至松门卫戍边定居）。

关于高阳季氏的来源，季会东在《图序》中这样写道：

吾族自宣奉大夫孟宾公由处青田迁天台之湖嶠，嗣是而方山，而西门，而莞田，湖嶠其本源，莞田其支流审矣，松山行简公之订谱也，湖嶠、西门、莞田统而为一，所以不忘其先耳。

根据《树本堂家乘》记载，天台湖嶠派始祖为季孟宾，唐宣奉大夫。第六世季仁杰为黄岩方山始祖。高阳季氏为莞田派，莞田派第一世季文达，字朝显，号临流，历官荆湖制置使，配黄岩河边张氏。生子四人，仕欣、仕欢、仕喜、仕进。文达公生于宋宁宗庆元六年，卒于度宗咸淳五年，葬于鳌头之原。

二世仕进，字尚来，号见斋，历官提举，配三山贺氏，是为莞田始迁祖，生于宋理宗景定三年，卒于元顺帝元统二年。

仕进生天爵、天禄，天爵生云霄，云霄生幸贤、幸伊，幸伊第三子孟伦，孟伦第三子莞生，裕七，字从本，号见山，配南蓝赵氏（赵逢甫公女）、河忝陈氏，是为高阳始迁祖。生五子。

莞生是莞田派第七世，家乘中称：公善立产业，不事浮靡，不作无益，苟非所有，一毫莫取，立心端平，和以待人，恕以及物，犯亦不屑较，岁晚又迁高阳而居焉。公生于明太祖洪武十二年己未六月二十一日亥时，卒于英宗正统九年甲子十二月三十日巳时，享年六十有六，葬于范山之原。

第十五世型芳，讳诺，字光谟，号式干，邑庠生，补太学生，考授州司马，配新街林氏、翁吞谢氏。

第十六世洪德，型芳次子，讳滨，字瀚若，号颖川，配小泾陈氏、钱塘徐氏。

第十七世忠发，洪德子，讳元春，字鸣庚，号我亭，邑增生，配泉溪林氏。

第十八世昌北，讳会东，字孔江，号兰圃，儒学训导，配新河李氏、扁屿钟氏。

慕竹书院育英才

从家乘中可以看到，高阳季氏曾经创办过慕竹书院，家乘中有乾隆元年进士林立正撰写的《慕竹书院记》：

……吾邑与平泉接壤，而高洋介乎其中，为两县击柝相闻之地，地广而人众，奇尤异敏后先辈出，咸襄粮负笈，求良师友而托处焉。盖是时书院之制闾如也。季君颖川，有道君子也，复雄于资，往交游京师归，稍稍访其制。于宅之后楹作屋若干，以处其宗人与乡之俊彦彼来学者。当此闲花开落，好鸟嚶鸣，展帙操觚，信可美也，抑有感焉。

书院之设，省会都邑，官府主之，堂堂基址，载之志乘，故能久而不散。若夫乡塾，不过志士仁人仰承圣化以广其乐育之恩耳。其人无权势之足藉，地又僻在一方，其卑者既不足与诗书之泽，而奇杰有造之士，或又蹈常习陋，漠焉不思创制之心，以副其作人之意，致不数传即兴慨于聚散无时，成毁有数，当亦有志者之所深虑欤……（本文略去首尾）

家乘中还收录了太平县知县张仕骧、陈诚及教谕、训导及其他一些文人咏慕竹书院的诗，教谕、训导署名作平泉司谕平泉司训，其中有秀水朱嵩龄的一首：

结社水一方，浓阴覆梧柳。
后有静远居，萧然脱尘垢。
牖悬破窗帟，壁挂洗袍帚。
片石当墙横，闲闲坐逸叟。
倦眼已朦胧，陶诗尚在手。
见我两相忘，共饮杯中酒。

朱嵩龄在太平县志中写作朱松龄，号予斋，秀水（今嘉兴）人，是著名词人朱彝尊的侄子。

其诗集《予斋集》中，就有《太平海物》四首诗，分咏蛸、蟹、蛤、蚌四种海产品，即青蟹、鳖、蛤、藏鱼（鲑鱼，水母），如《蚌》：

水母无一官，异类效其职。
笑彼臃肿全，奈何鲜知识。

家乘中还有太孺人谢氏（十五世季诺夫人）六十、七十、八十寿诞时，太平县知县、教谕、训导和姻戚、其他文人所作的寿诗、寿文。因为时间跨度达二十年，所以太平县知县、教谕、训导作者收录得不少，如知县左士吉、赵时暎（县志中作火字旁），教谕平世增、金德培、孙兆嘉、沈灏，训导朱篆等。

季元春好吟咏

家乘中还收录了季元春、季会东的一些诗作，如季元春《村居十咏》（并序）。因为季氏十三世祖具屏公已作有八景诗，季元春又集杜甫诗句，作了《村居十咏》十首诗。

如其中一首《书楼课读》：
水静楼阴直，天虚风物清。
野花随处发，村径逐门成。
诗是吾家事，书从稚子擎。
眼边无俗物，但使寸心倾。

季元春的这组《村居十咏》及家乘中的另外一些诗，均已被收录在《定余小草》中。不过点校者楼波在点校时，应当没有访查过《树本堂家乘》，所以没收录季元春生平有关资料。

另外，清《嘉庆太平县志》卷之一《罗屿》一条，收录了季会东的《夜过罗屿》：
千家灯火已黄昏，独客归来竹外村。
应笑白云心一片，曾招圆月过山门。

这首诗也收录在《定余小草》七言绝中，只不过首句作“万家灯火已黄昏”。这首诗究竟是父子中的哪一人所作？记者感觉更可能是季元春所作。

高洋保是神童门关庙的十八保之一，高洋的保界庙与神童门的一样，主祀石孜大王。而东岸自然村的保界庙则在横峰屯田村的浮牌殿，主祀的是石侯大王。



主办：温岭市侨联 温岭市社科联